# 【陆雪琪与野狗道人】【完】

凌晨十分，死亡沼泽边缘的一处断崖，一个白衣丽人躺在碎石枯叶之中，雪白的衣服上沾满尘土，不醒人世。

断崖不远处，野狗道人正得意洋洋地撑着一把周小环送过的伞，不过看他神色，自然是找不到什么见义勇为、拔伞相助、怜香惜玉等等字眼，更何况此时在这荒山野岭，也着实找不到那机会。

忽然，野狗道人看见那断崖处又一道人影若隐若现，心生疑惑，心中暗道：

「嘿嘿！莫不是这雨太大，把天上的仙子冲落凡间吧？」野狗道人这般想着，便提步，走上前去。等到离那昏迷女子近在咫尺之际，见果真有一人，是一女子（不过因为脸部朝下，看不清是谁），思索片刻，他又犹犹豫豫走上前去，脚在那白衣女子的腰部轻轻一提，将那人翻过身来。

「陆……陆……陆雪琪！」野狗道人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那雨伞被其猛然扔飞，如同惊弓之鸟一般，撒腿便跑！

「我的老天啊！这女煞星怎么在此？十年前就打得年老大毫无还手之力，现如今如果被她逮着，非被一剑劈作两半不可！」野狗道人瞬间就躲得老远，等了片刻，见那女煞星纹丝不动。野狗道人定定心神，大着胆子又往回走去。

「看来这灾星是昏睡过去了。趁她还没醒，本道爷还是一脚把她踢落山崖！

嘿嘿！那我也算为魔门除去一大害啊！哈哈！到时，我一定会名闻天下，成为一代魔门巨枭！那只能天妒红颜呐！嘿嘿！陆雪琪，你可别怪本道爷心狠手辣！」野狗道人狠狠吐了口口水，瞪了陆雪琪一眼，便要一脚揣上去……可这一眼，却不知怎么，让他有些失神，脚下一慢。而陆雪琪美目猛然睁开，身子如同闪电一般，猛然掠起，白衣飘荡之间，一把天琊神剑已然横在野狗道人的脖子上。

野狗道人顿时大惊，汗如雨下，赶忙问倒：「陆姑娘，你没事便罢？可担心死本……小道了！如今看来，没事便罢了。」陆雪琪微微皱眉，思索片刻，问道：「你是何人？陆姑娘又是何人？」野狗道人一听，目瞪口呆，心想：「这陆雪琪莫不是得了失魂症？」陆雪琪眉头紧索，一手仗剑持剑，一手按着脑袋，苦思片刻，却一无所获，顿时恼羞成怒，愤然道：「快说，你刚说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叫我陆姑娘。难道我姓陆？你又叫什么？你是不是认识我！我到底是谁！」野狗道人感到一丝刺痛，知道脖子被天琊神剑划破，顿时吓得差点跪在地上，眼中泪水更是立马夺眶而出，一边举起衣袖擦着眼泪，一边呜咽道：「你……你不认得我了……真的不认得我了？」陆雪琪见野狗哭得那般凄惨，心中不忍，将天琊从野狗的脖子上微微挪后，柔声问道：「大男人哭哭啼啼作甚！你到底是谁？」「我……我是你的夫君啊！难道你忘记了？」野狗道人急中生智，把心一横，为了保住性命撒下弥天大谎。

「你是！我……我的夫君？」陆雪琪闻言一窒，持剑的手也垂了下来。

「是！是啊……你是我的妻子！呜呜……」野狗道人见陆雪琪的反应，知道有戏，哭得更是淅沥哗啦。

陆雪琪见野狗哭得伤心，心中更是疑惑，但又觉得不似说假话，这种感觉好生奇怪，细声问道：「你真的是我夫君？」野狗道人呜咽道：「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可……可这荒郊野岭的，你要不是我妻子，何人会来此地寻你！我是为了救你才来此地的！我何必说谎？」陆雪琪低头思索，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心想：「难道这人真是自己夫君？

如果是真的，为什么自己会有种厌恶的感觉呢？」野狗道人见陆雪琪举棋不定，便开口道：「看来你是在失散时失失去记忆了。

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让你慢慢记起来的！你先跟我回去，好吗？」说完便含泪看着陆雪琪。

陆雪琪思索片刻，点头答应。

随后陆雪琪与野狗道人两人便御器向沼泽外的大王镇飞去。

原来陆雪琪与张小凡在死亡沼泽中大战，最终被黑水玄蛇所扰，而陆雪琪也被黑水玄蛇的尾巴抽中，飞到沼泽外沿的一处断崖，恰巧被路过的野狗道人遇见。

「刚才你说，你我是道侣，难道就住在这？」陆雪琪皱着柳眉开口问道。

此刻两人已经来到大王镇，站在一座客栈门前。

「不不不……这只是我暂时住的地方。我为了寻你，离开你我的修行之地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最后才在这找到了你。你若还是不信，可以随我上楼检查你的东西，你以前用了一些贴身衣物，我都随身带着！」说完，野狗道人便率先走进客栈。当二人进入客栈之际，整个硕大的客栈顿时鸦雀无声。

这是何等讽刺的一目：男子长得似狗似材，五大三粗，浑身油腻，一看便倒人胃口；女子绝代风华，似九天仙子一般，耀如春华，让人目眩神移；二人肩并肩走上楼去，进入同一间屋内，关上门。

等到房门关上，客栈之内的众人惊起冲天喧哗。

天字一号房内，陆雪琪端详四处：简陋无比，房间狭小，装饰单调而朴实。

顿时眉头紧锁，脑海中隐约记得，自己的家应是曲廊亭榭，池塘花木，轩院曲回，风景幽雅……「你说，你我是夫妻。还说，你带着我平时用的衣物，现在拿出来给我看看？」陆雪琪凝视着野狗问道。

「那还有假！」野狗道人连忙回答道。

随即，野狗道人开始摆弄四处的柜子，过了一会，手中便拿出一大堆的亵裤、肚兜，拿到陆雪琪面前，说道：「你看！这些东西都是你的。」其实这些都是野狗道人跟周一仙到处招摇撞骗时，从一些女子的家中顺手牵羊偷来的，毕竟长成这么一副丑样，即使连青楼女子也不愿做他生意，也只能做些偷鸡摸狗的事，然后在夜间在床塌上自愉自乐……「话虽如此……」陆雪琪红着脸从一大堆衣物中拿出一件肚兜端详一阵，发觉这件衣服明显比自己身上的小上一号，娇羞地问道：「这衣服好似与我不合身啊？」「这个……」原本被娇羞的陆雪琪勾去心神的野狗道人一听，顿时牙口无言，随即目光一转，深情说道，「尽管你平日高高在上，但是对鱼水之欢所求巨大、敢玩敢耍。你自己还说：」自己是堂上贵妇，床上荡妇。『否则这些衣物又从何而来？难道我一修道之人还会去偷那凡间女子的衣物吗？而且……你还说过：

「自己早年曾偷偷跑到青楼……扮演各种风尘女子……求鱼水之欢……」「啊……」陆雪琪的脸色顿时一片通红，不知是羞是怒，大呼道：「你……你胡说……我……我怎可能是此等浪荡的女子？」「你不相信吗？」野狗道人嘴巴一撇，继续说道，「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

你姓露，名穴！嫁与我为妻！」「全名叫露穴妻（陆雪琪）。你有印象吗？你想，你若不是荡妇，怎么会取此等名字？」野狗道人觉得自己可以瞒天过海。

「露穴妻！露穴妻？好熟悉，我似乎真叫此名字？」陆雪琪顿时一窒，满脸通红，不过表情暗淡了下来，心想：原来自己叫露穴妻，是个荡妇。

「夫君，对不起，露……露穴妻让你担心了！」陆雪琪红着脸吞吞吐地说道。

「雪琪啊！为夫担心死你了！你能想起来太好了！你我是夫妻，你又何必作出这等姿态？」野狗道人终于松了口气，知道自己的小命保住了。

野狗道人坐到床上，抖抖僵硬的双腿，看着站在自己眼前的陆雪琪，脸颊羞红，姿态忸怩，顿时心生邪念：鬼厉，你的红颜知己以后就是我的了。

于是野狗道人便趁热打铁，猛然上前一把抱住陆雪琪，将她搂在自己怀里，装作深情，实则感受着那自己原本永远无法触及的身体。

「啊……你要做什么？」陆雪琪被野狗一把抱住，娇躯乱扭。野狗那强壮有力的身体紧紧地贴着她，雄厚的男子气息夹杂着汗液味道，使得陆雪琪面上红晕朵朵，呼吸急速，酥胸起伏，足以勾起任何男人的欲火。

「你是我的妻子！要是在往日，你早将我按倒在地！」野狗道人知道陆雪琪已经是自己的了，强忍着欲火，没有进一步的动作。

陆雪琪感觉野狗没有进一步的动作，以为他太想念自己，便没有在反抗，玉颊羞红，顺从让野狗抱住。

过了一会，野狗道人依依不舍的松开陆雪琪，开口说道：「我们这就回家，好吗？」陆雪琪一听，细声回答：「嗯。」随后两人便收拾东西，结账退房，出了客栈，御器向中原飞去。

原来，野狗道人见陆雪琪被自己完全骗住，为避免遇到相识之人，发生不必要的变故，决定先带失忆的陆雪琪离开这是非之地，找个地方再好好享受这个捡来的「妻子」。果然，不久之后，周一仙便来到客栈寻找野狗，不过听闻野狗带女子离开，心想其本性难移，便不在理会，任其离去。

两人飞行一段时间之后，野狗道人望着身边陆雪琪，那在风中摇曳的诱人身姿，顿时欲火中烧，决定在附近的城镇找间客栈，先泄泻火，开口说：「雪琪，太阳快下山了，我们先找客栈休息，明天再赶路，如何？」陆雪琪一听，点头答应。两人就近找了家客栈，住下。

为求不让人打扰，野狗道人在客栈内外布下迷魂阵，让附近的人都睡死过去，然后才返回房间。

野狗道人一进屋，反手就把门锁上。看着那在灯火下的倩影，野狗道人再也忍不住了，猛地扑了上去，抱住陆雪琪，一双大手在那无暇的身体上到处游走。

「啊！夫君，别……我……」原本低头思索的陆雪琪顿时不知所措。

「且慢……让我好生想想……恩……不要……」陆雪琪连连挣扎，想要出手震开对方，可是心中想到此人是自己夫君，而且又为自己这般辛苦，刚举起的手掌便漫漫软了下来。

「雪琪啊！这又如何，你我可是夫妻！」野狗道人哪肯放手，舌头如一只野狗般的在陆雪琪的颈上、耳下拼命的舔弄。

陆雪琪羞愤交加，怒斥道：「且先住手！我还是不信！我是你所说的放荡女子。」野狗道人已经是如箭在弦，自然置之不理，一面继续舔弄她的粉颈，一面断断续续地说道：「嗯……还不相信吗？往日你可是不是这般反应。」陆雪琪的粉脸红的好似晚霞，脖子上传来的麻痒感觉，使其难耐地扭动着。

她虽然知道自己修为远高于对方，却不敢真伤了对方，如此一般，却被野狗一把抓住右手轻轻一拧，她又不敢挣扎，只得双目紧闭，任凭野狗摆布。

野狗道人的右手逐渐移向她雪白的领口，突然猛力一撕，那象征冰清玉洁的雪白长袍，只听「嘶」的一声，领口被撕开，直至胸襟！

「啊……你住手……快些住手……我……我不要……」陆雪琪惊慌的叫着。

野狗道人也不言语，双手齐动，将陆雪琪的长袍撕个粉碎，那洁白的丝缎肚兜和亵裤暴露在他眼前！

「你！你……你要再不动手，我定不饶你！」陆雪琪失声威胁到。

野狗道人自然仍是为所欲为，低头向陆雪琪胸前望去，那饱满的胸脯如同沙堡，肥硕诱人。

「这！陆雪琪居然有如此大的本钱，仙子般的样貌下，既然藏着此等巨物！」野狗道人迫不及待埋头压进这巨大的肉峰中间，尽管还有层肚兜，但此刻的感觉实在无法言语。

「夫人啊！你就别说傻话了！我们是夫妻，这等事平日里不是司空见惯了吗？」「话……话虽如此……可……我总觉得作此事不妥。」野狗道人早就被欲火烧的理志全无，哪管妥当于否，左手往陆雪琪胸前一探，扯住肚兜，向外猛然一拉，「嘶啦」一声脆响，硕大而饱满的玉女峰出现在眼前。

「啊……不要……」陆雪琪惊呼一声。

野狗道人那一双灼热的手掌，已然攀上了这对众人梦寐以求的双峰……陆雪琪只觉得从为有过的羞辱感侵袭大脑，那是一种从来没感觉过的酥麻感。

「难道自己真是荡妇！以前的自己就是一直深醉在这种感觉之中吗？」只能感觉自己的身体在酥麻中瑟瑟发抖。

野狗道人急红了眼睛，随着那二十余年未落入男人眼前的双峰立时弹起，陆雪琪余下的衣服也纷纷掉落，此时整个身子完全裸露出来！

陆雪琪不由得双目急睁，双手连忙遮掩身子要害，左手横在胸前，右手挡在跨下失声惊呼：「夫君……穴妻……穴妻总觉得……羞煞至极……」野狗道人却为之一怔，心想：「这娘皮这么快就喊起自己编的这名字了！」只见这位如九天仙子般美妙的佳人，一身冰肌雪肤，娇嫩如月光银华。为鬼厉舞剑十年，那身子练的自然丰满且弹性十足，真是「无情崖下有情人，十年双峰以出尘」。

此刻陆雪琪挺实的胸脯如银盘般，骄艳夺人心魄，那藕臂洁白晶莹，香肩柔而圆滑，玉肌丰盈饱满，雪肤光润如玉，曲线修长优雅……那冰冷的女子已然出落成这般了吗？

「啊……不要……那里绝对不行……」说话间，野狗道人猛然跪下，分开了她的双腿，陆雪琪感觉下身一凉一热，原来野狗已经猛然俯下头来，两片厚实狗嘴，疯狂的吻上了她的桃花源，在她那红色微微发红、饱满的花唇之上不停地吸吮舔食……如同遭受雷击一般的陆雪琪脑中瞬间一片空白。她感到万分羞耻，却又沉醉于这让人酥麻到骨髓之中的感觉。

「难道……难道这便是以前的我所追求的吗？果然是无比美妙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虽然是自己极是排斥的存在，却又使我身醉其中，这到底是对是错……」野狗道人埋头在醉人的桃花源，舌头如灵舌一般钻进钻出，那鲜红的肉穴终于开始分泌出道道淫汁。

末了，野狗道人猛然抬起头来！

那陆雪琪如同深醉在肉欲的深渊之中，双手环住野狗的头部，臀部向前挺着，弯着身子，脸色一片迷茫。

「雪琪啊……你一直是个淫荡的女子！以前每日每夜都要不断的向我索取这种快感！总是待我在深夜沉睡之时，钻到我下体将我的肉棒儿塞进嘴中舔舐到天明！几年如一日从未停息……」野狗道人淫荡地笑着，站了起来，将胯下的肉棒掏了出来。

「啊……」陆雪琪双手捂住珠唇，从未见过的怪物弹在眼前，不知所措，心想：这……这便是男子的跨下之物？

「这便是我的肉棒……你夜夜含在嘴中的肉棒，倘若你要完全恢复记忆，那么此刻含它，自然会记起过往！」野狗道人将那巨大的肉棒在陆雪琪眼前晃荡着。

「这便是肉……肉棒？我夜夜含在嘴中的？」陆雪琪目光迷离，盯着那陌生的男子肉棒，心中却无一星半点的印象。

野狗道人张狂一下，身子靠在八仙桌上，伸出双手按在陆雪琪的肩膀上，将她像木偶一般拉到自己身前。在陆雪琪愣神之际，酒红色的脸颊已经靠下野狗的肉棒了。那浓厚的男子气息，夹杂着酸臭的尿液扑面而来，熏得陆雪琪阵阵晕旋，恍惚之中，野狗道人腰一挺，将肉棒的龟头顶在丽人的珠唇上。

「这是你最喜欢的！好好享用吧！」野狗道人看着呆滞的陆雪琪，左手轻轻地捏住她的俏鼻。由于呼吸不畅，陆雪琪双眼瞪起，嘴巴本能的张开，野狗道人见机不可失，肉棒一顶，整个巨大的肉棒挤进了女子的樱桃小口之中……「啊……」「恩……」两人同时惊呼，那无与伦比的温暖感觉让野狗舒爽无比地仰起头，双眼半眯，一脸舒服。陆雪琪则瞪大双眼，嘴巴里被有一件巨大的东西塞满，发出「呜呜呜……」的闷哼之声。

「这便是丈夫的肉棒吗？这便是我陪伴我数年的东西吗？」陆雪琪只感觉嘴巴里灼热的肉棒飞快的来回运动，口水洋溢而出。同时由于野狗的大力抽送毫无怜香惜玉可言，晶莹的口液滑落下来。

野狗道人的肉棒使劲地在陆雪琪的小嘴内抽插，虽然舒爽无比，却有些缺憾，因为这陆女侠没有给男子品过萧，牙齿每次都搁得野狗的龟菱生疼。

「用舔的不要用咬的，舌头在肉棒顶端旋转。啊！对了！对了！嘴唇用力将牙齿缩到唇后，对对……啊！很好！」野狗道人望着已经跪在自己面前的陆雪琪，开始细心教导起来。

「恩……哦哦……恩……」陆雪琪听着野狗的话，出于不想违抗自己丈夫，照着指示开始学习。

「露穴妻之名果然名不虚传，这样一学便会！真是有做荡妇的资质！」野狗道人见陆雪琪学的有模有样，心想：这天仙般的人，资质果然奇佳啊！怪不得能在短短几年内又如此修为，果然是奇女子！这次真的是检到宝贝了！陆雪琪将要成为我野狗道人的跨下淫妇了！

「好！好琪儿！」说着，野狗道人招来一长凳，坐在凳子上，背靠八仙桌，一只手按着陆雪琪的头，仰着身子，享受陆雪琪的服侍。

此时的陆雪琪完全跪在地上，双手撑地，丰臀翘起，像条母狗一般。而她的头却不停地摇晃着，小嘴中的香舌灵活的缠绕着肉棒，努力地吞吐着。

「哗……哗……哗……哗……」「呜呜……」「嗯嗯……」安静的房间里传来阵阵声响，有吞吐的呻吟，有陆雪琪的呜咽声。

过来一会，野狗道人忽然直起身来，双手用力地、紧紧地把陆雪琪的头压在自己的下体，而陆雪琪只能举起右手无力地锤击着野狗。

「啊！」野狗道人一声怒吼，肉棒刺入陆雪琪的咽喉，积累已久的精液一泻而下，顺着食道进入陆雪琪的体内。

「唔！」陆雪琪双目圆睁，右手无力的垂下，小嘴努力的吞咽着。

随后，屋里只剩下「嗯唔……嗯唔……」的声音。

「好！很好！琪儿！你真是我的好妻子！」野狗道人无比满足的说着，随即把肉棒从陆雪琪的小嘴中拔出。

陆雪琪无力地坐在地上，喘着气，硕大的乳房随着呼吸上下起伏，脸颊布满春色，白里透红，嘴角挂着一丝晶莹的液体，红舌不经意的舔着，魅力倍增，看得野狗双眼血红。

「那么，现在便换作我来伺候你吧！」野狗道人随即将陆雪琪从地上抱到床上，脱去自己的衣物，全身赤裸，分开她那雪白的双腿，把左腿扛在肩上……「不要……请夫君不必顾虑穴妻的感受，就此罢了……我……我总觉得不能在做下去了！」陆雪琪说完已是面红耳赤，双手遮在自己的下体，可惜那殷红的桃源地，已是泛滥成灾……「这怎么成！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夫君便让你好好回忆下……夫妻间的乐趣！」野狗道人迫不及待，一手拉开陆雪琪遮掩的玉手，另一手扶着大肉棒在其殷红的桃花源磨动起来。

「不要……这……不行……记忆……没有回来……从来没有过……这等事……」陆雪琪心房猛然跳动起来。

「怎么回事？这种感觉，在私处磨动的感觉，这是怎么了？全身如遭电击，侵袭着灵台之中每一寸土地，那私处之中传来的快感，让我本能的作出回应！到底怎么了？往日不是时常经受吗？为何身体会有此等反应？」「是时候了！」野狗道人心头狂跳，挺着肉棒，横刀立马！

「这一刻即使天上仙佛，地下恶鬼，没人能阻止我的动作，即使永堕森罗，我野狗自当杀她个丢盔卸甲。」野狗道人念罢，腰腹猛然一挺，那与世隔绝的桃源圣地，被其一击破开……「啊……等等……请夫君……」没待陆雪琪话音说完，一股巨痛侵蚀周身，身子整个弓了起来。

陆雪琪眉头紧锁，晶莹的肌肤闪烁起一片粉色；一对娇嫩的豪乳，猛然颤动，如同滚滚长河，波涛汹涌；腰腹之下传来的巨痛使其身子抽搐；一丝血丝，夹杂在点点晶莹，从她大腿内侧滑落下来。

「啊……好痛啊……为何如此疼痛……为何？」陆雪琪眼眶晶莹点点，虽然修道之人这点疼痛微不足道，只是心中仿佛一块圣洁之地被人掠夺一般，一股无名的失落感觉侵袭着心头。

「是什么？什么东西被夺走了？为什么我会这般！」「……哦……夫人不必惊慌，你每次行房都是这般疼痛的，这叫先苦后甜，你很快便舒服了！」说话间，野狗道人已经拉开驾驶，巨大的肉棒再次狠狠的插进了花径深处，加上那如野兽般力量，顶得陆雪琪又是一声高昂：「啊！」野狗道人原本就是被野狗养大，身体异于常人，那肉棒也是天赋异丙，一番冲击之下，初经人事的陆雪琪哪里有经受过这等房事，桃花源中淫水已然汩汩溢起。

陆雪琪紧咬珠唇，身体一阵一阵的晃动着。

「难道自己真是天生荡妇！这般被其玩弄，却生出这恼人的感觉……」「陆雪琪，你的反应还真是淫荡啊！果然和以往一般啊……我看你很快便能想起以前了……要不我将你扛到楼下去，众目睽睽，或许那等刺激，你便瞬间恢复记忆。」野狗道人望着胯下的美人，腰肢不停地听松，嘴中不停地说着羞辱的语言，内心感到无比的快意。

「张小凡！鬼厉！你灭我滴血门，我杀不了你！不过，我现在可是夺走你女人的红丸，还可以杀她个片甲不留、跪地求饶！」「啊……不要……我绝对不要……我不是……穴妻！不是……淫……淫荡……」陆雪琪白皙的双腿被野狗抓出道道红色的血痕；自己左腿被野狗扛在肩上，两腿打开，如同一把大开的弯弓；那粗大的肉棒在自己的下体飞快进出，如同弯弓上的利箭一般，而野狗正是那开弓射箭之人。

那种痛而酥麻的感觉让陆雪琪如升云端，耳边一阵阵刺激的话语羞辱让她羞愤欲死。仙子般的陆雪琪，在这种欲仙欲死的感觉中，在野狗那汗如雨下的丑陋面孔和肉棒一下下的抽送中，开始慢慢堕落！

「我插……你真是个荡妇！我这就扛你下去当众干！可好……你心中定是千般认可吧？」野狗道人的动作大起大落，黝黑的丑陋的屁股在那陆雪琪的跨下连连耸动。

「我……不行……露穴妻！不是荡妇……我不是……啊……好满……你……」陆雪琪羞愤难当，想要开口反驳，偏偏下体传来的阵阵快感袭来，却只能发出，一道道荡人心魄的呻吟声。

「口口声声叫自己露穴妻！还说不淫荡？你这天生的到付！失忆了，还这般淫荡！」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轰击之下，渐渐产生异样的快感，加上陆雪琪先入为主的意识，认为自己以前就是淫荡之极的女人，内心的束缚被完全打开！

「随意吧！放纵吧！或许这般还能恢复以往的记忆！」陆雪琪一边想着，一边呻吟着。

只见陆雪琪此刻小口微开，呼吸急促，阵阵舒爽的感觉，入心入肺，那口中的话语早已无法成句，银铃般的呻吟声让野狗虎躯一颤，腰腹更是如电如疾。

「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！」「雪琪！快，快叫床给我听！你不是最喜欢叫床的吗？兴许越叫得淫荡，越是能回忆起来！」野狗道人在那仙境般的桃花源中拼命地抽送，忽然觉得不过瘾，把肩上的玉腿放到腰间，抓着那不断晃荡的巨乳，腰下进进出出，口中吩咐道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哦……我……我不会……我不会叫……床……」「是吗？为了使你恢复记忆！你不叫的话……我便不插了！」野狗道人飞快的一插到底，然后肉棒在淫水的滋润下，又退到了洞口，不再向下施压。

陆雪琪初经人事，哪受过次等挑逗，眼看要到达巅峰，突然一切动作都停了下来，这如同半吊在天空之中，不上不下！恼人魂魄，逗人骨髓啊！。

「夫君……好……好夫君……不……不要……停下啊……快些……治治穴妻……」不上不下的感觉让陆雪琪不禁哀求道「快叫！叫好听些……叫的越淫荡越好……否则……为夫就不插了……」野狗道人仍是咄咄逼人。

「嗯……」那恼人的快感得不到补充，陆雪琪的桃花源如同有千万只巨兽在那跑动。

「这羞人的叫床，也不知道如何做？自己又忘记了！还是其实从来没有做过……」陆雪琪有些委屈的眼泪婆娑起来。

「见你可怜……夫君就教教你……」野狗道人看着酥痒难耐的陆雪琪，自己何尝想停下来！随即腰部向下一挺，再次把肉棒送进桃花源深处。

「哦！」陆雪琪再次弓起身子，双脚不由得紧紧地夹住野狗的腰部。

「好……好骚货……夫君的肉棒干的你舒服吗？」野狗道人问道。

「舒……舒服……」陆雪琪这次学乖了，喘息地说道。

「哪里舒服啊？」「小……小……」「小什么小……说啊！否则又不干了！」野狗道人狠狠顶了一下，做势便要停下！

「别！别……小穴……露穴妻的……小穴好舒服……」在情欲驱使之下，陆雪琪已完全神情迷乱！

「罢了！罢了！就全身心放开自己又如何！自己本是个浪荡的女子！」陆雪琪嗲声嗲气地哀求道：「夫君……好夫君……穴妻求求你！用你的……大肉棒……抽插奴家……啊啊……让穴妻的……小穴插满……奴家情愿被你干死！

啊……」在哀求中，陆雪琪伸手抱住野狗的脖子，双腿夹紧野狗的腰部，整个人完全挂在野狗身上。只见那硕大而丰满的巨乳狠狠地摩擦着野狗那漆黑的胸膛，纤细的腰肢疯狂地扭动着，雪白的臀部一上一下的耸动着。

「看你淫荡的模样，很快便能恢复记忆了。现在夫君我告诉你一些我的事。

你夫君我自称野狗道人……明儿我们回去，让我爹……便是你公公……一只老野狗！让它来好好疼爱你这个儿媳妇！绝对有利于你的记忆恢复。」兴奋无比的野狗道人开始语无伦次。

「啊……不要……怎么可以……我是你的妻子……怎么可有……让别人……啊啊……而且还是……公公……啊！」陆雪琪的下体喷出一大股淫水，嘴里不依的说道。

「好琪儿……告诉我……夫君的肉棒在那里？」「在……夫君你的大肉棒在穴妻的骚……骚穴里……」「不错……自己都会说『骚穴』这个词了！」「啊……啊……是……是夫君教导的好……」听到美人的淫言浪语，野狗道人连连抽送，一棒当先，大起大落深深撞进陆雪琪的桃花源深处。

「啊……用力……的插……啊……天呐……没想到……穴妻，以前过是这般美妙的生活……了……涨死我了……嗯……穴妻不行了……你顶……顶花心了……啊……穴妻的小穴被你插……插破了……」「我的好琪儿，你真是骚啊！就这样全身心的放松吧，寻回你以前的记忆吧！

插的你爽吗？」「爽……好舒服……夫君大人……夫君哥哥……你插得……骚穴爽死了……美死了……穴妻与以前一般……是个荡妇……啊！」「哦……好荡妇……你好浪……好淫荡……天生的淫娃……嗯……夹……使劲用你的骚穴夹我……」受到陆雪琪淫语的的刺激，野狗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，双手托着那丰满的臀部，走到墙边，把陆雪琪压在墙上，又是一番强烈抽插。因两人剧烈运动，身体的结合之处的淫水不停地滴落，立身之处更是生成一滩水渍。

「嗯……好相公……好夫人君……你真行……啊……用力……用力插啊……好棒的大肉棒……啊……爽……爽死了……哦……」陆雪琪被欲望包围，如蹬仙境，双眼上翻，一股冲天的快感直袭天灵，已然什么都不管不顾，她此刻只想野狗更快更狠，让她飞上天际……一句句淫荡的话语，根本让人难以相信居然出自冰山美人陆雪琪的嘴里。

「插……插死你这骚货…让全天下的男子……插穴你……你这个荡妇……哦！」「穴妻是骚货……啊……是荡妇……夫君尽管……插我……穴妻底子雄厚……想来我以往练就的这身本领……便是挨插而学的……插我这淫荡的……骚穴……不行了……飞了……啊！」盼望已久的高潮终于降临陆雪琪的身上，伴随着抽搐的玉体，大量的淫液自下体流出，流到地上。

「哦！」被陆雪琪一刺激，野狗道人也达到顶点，猛的往墙上一顶，肉棒长驱直入，随后精液倾泻而下，滋润了这新开垦的土地。

得到两次发泄之后野狗道人，顿时觉得神清气爽，停滞的修为更是有突破的迹象。于是，野狗便把陆雪琪放到床上，打算去洗个澡，顺便提升修为。

看着床上的陆雪琪，脸上挂着满足的表情，双目含春，喘息带动那诱人的乳房一阵阵颤动，修长的玉腿时不时的摩擦着，私处不停地流着精液，野狗那丑陋的嘴裂得更大。他俯身贴到陆雪琪的耳边说道：「琪儿，为夫去去就来，好吗？」「嗯！夫君。」陆雪琪发出妩媚的声音。

野狗道人一听，心中大悦，双手又在那坚挺的双峰上狠狠地抓了一把，然后转身向浴室走去。

客栈的澡堂之中，野狗道人无比惬意的泡在水池之中，想起今天像做梦一样的经历，不仅坐拥青云第一美人，更是修为突飞猛进，不仅「哈哈」大笑。

笑声停止之后，野狗道人开始思索如何处理陆雪琪：直接离开估计是最稳妥的办法，也不知她什么时候恢复记忆。继续骗她，就可以继续享受她那美妙的身体，不过，如果她突然恢复记忆，我估计小命不保。

就这样，野狗道人一边泡澡，一边思索着。就在这时，澡堂的门被打开了，一道倩影若隐若现先，诱人的曲线水汽中显得更加诱人。

「夫君……你在吗？」妩媚的呼唤声直接钻入野狗道人的脑海中。

原来，陆雪琪在床上躺着休息，片刻之后，仍不见自己的夫君回来，便决定去找一下。看着地上破损的白袍，陆雪琪满脸的无奈和春情，赤裸着身子悄悄的打开门一看，才发现客栈的人都昏睡过去了，心中顿时了然。于是便赤裸着雪白的娇躯，缓缓地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走下楼梯……「嗯！嗯……」尽管知道在场的人都睡着了，但大庭广众之下赤身而行的感觉仍然刺激得陆雪琪春心荡漾。

只见一绝代尤物，赤裸着诱人的玉体，迈着轻轻的步伐，从楼梯上走下来。

左手揉搓着自己那巨大的乳房，右手在自己的私处搅动着，诱人的红唇微张，发出阵阵呻吟声。

「啊！」当陆雪琪走到大厅时，身体不禁一阵抽搐，私处大量淫液流出，瞬间跌倒在楼梯上，居然就这样达到了高潮。

「我果然是个荡妇，居然这样就……」休息片刻之后的陆雪琪再次起身，环顾四处昏倒的众人，满脸红晕，目光在男子的下体不停地来回扫视。尽管已经昏睡过去，但陆雪琪那诱人的呻吟声仍然激起了在场众人的欲火，下体昂然挺立，目光最终定格在两个男子身上。

看了片刻，陆雪琪不禁走上前去，来到一十一二三岁面前，媚眼向四周扫了一下，随后便凝视着的下体，舔了舔嘴唇，俯下身去，满脸红晕的伸出玉手，在孩童的肉棒轻轻一握。

「呀！」陆雪琪被肉棒的尺寸吓了一跳，原本红晕的脸颊变得更加艳丽。

「或许我可以试一试，反正夫君也不介意我做这种事，更何况也没人知道。

这已然睡死过去，而夫君则在后院的澡堂中，估计一时半会也回不来，只要我不叫出声来，嗯，或者小声点就可以了。」念罢，陆雪琪便将抱起平放到地上，退去他的衣物，被束缚中的肉棒完全暴露在陆雪琪的眼前。

「真是不合年龄的巨大，都和夫君的差不多了！或许还可以更大……」陆雪琪羞红着脸，自言自语道，「我居然想一！我果然是个荡妇！」只见陆雪琪跪在面前，玉手来回抚摸着那巨大的肉棒，片刻之后，只听那「哦」的一声，大量的童精喷涌而出，溅到陆雪琪那坚挺的双峰上。陆雪琪用玉手沾起那童精往嘴里一送，低语道：「味道还不错，不过这就完了？」低头看了看那已经软化的肉棒，顿时一阵气恼，随手将扫进桌底，便自顾自的将身上的童精舔舐赶紧。

「更热了！」陆雪琪再次起身向柜台的一老者走去。

陆雪琪走到老者身旁，迟疑片刻，便伸手将老者平放到柜台后的地上，退去老者的衣物。

「老人家，就劳烦您替小女子降降火了！不过，也是便宜你这老头子」陆雪琪望着那比野狗大一半多的肉棒，舔了舔红唇，也不做其他动作，起身蹲在老者下体部位的上方，用玉手摆正那粗大的肉棒，「扑哧」一声做了下去，整根肉棒完全没入陆雪琪的身体。

「啊！就是这种感觉！」陆雪琪适应片刻之后，便开始飞快的耸动。

「啊！啊……啊……啊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哦……啊……」每次的全根没入，直抵心房的冲击让陆雪琪欲罢不能，双手时而握住巨乳疯狂碾压，时而抱着头发疯狂摇晃，身体剧烈的上下耸动着。

「啊！」又是一阵抽搐，交合处流出大量淫液，而陆雪琪则无力的趴在老者身上。

感受着体内那毫无变化、坚挺依旧的肉棒，陆雪琪痴痴的笑着，小嘴不禁吻了下老者那干瘪的嘴唇上，随后直起起身说道：「哦！真是个冤家。」粉嫩的腰肢再次开始扭动，随后身体直接开始大幅度的上下耸动。每一次起身，让肉棒退至穴口，随后立即猛地坐下去。三四次的大起大落，配合一段时间屁股的剧烈扭动。

「啊！啊！啊！啊！好……好！就是这种感觉！真是……真是个……好……好冤家！啊……」疯狂的陆雪琪早已把之前的顾忌抛之脑后。

只见，在一间漆黑的客栈之中，传来一阵阵销魂腐骨的呻吟声。在客栈的柜台后，两具赤裸的身体交缠在一起。那绝代妖姬，雪白的肌肤透着诱人的红色，倾国倾城的脸庞布满春色，媚眼微张，娇小的嘴发出阵阵呻吟声。「啊……啊……冤家……」妖姬坐在一老者身上，疯狂的耸动着，白里透红的玉手抱住老者的头部，把它深深的埋在自己拿硕大而丰满、坚挺而诱人的乳房之中。

「啊！哦！来！来吧……你……你……你是……我的……啊！」呻吟声在整个大厅中回荡着，野狗道人原本设下的隔音法阵让他对大厅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，而厅内昏迷的男子，下体无一例外，都湿漉漉的。

陆雪琪两眼迷离，嘴里喘着粗气，搂着老者的双手显得有些吃力。她不知道，自己到底泄了多少次？她不知道，自己在这老者身上驰骋了多久？但，她知道，自己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她知道，老者的肉棒依旧坚挺。

突然，老者的身体一阵颤抖，陆雪琪猛的一惊，松开老者，慌忙起身，随后跪在老者面前，俯身，张口把那巨大的肉棒包裹进去。

「额嗯……额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」陆雪琪吃力的吞咽着那期待已久的精液，喉咙传来阵阵刺痛，但她仍然坚持着。

伴随老者身体颤动的停止，肉棒喷射的精液也停止了。陆雪琪无力的趴在老者身上，诱人的脸颊枕老者的胸口，喘着粗气。迷离的双眼望着那逐渐软化的肉棒，晶莹的舌头时不时地舔着红唇。被老者那巨大的肉棒撑大的私处，清晰可见晶莹的液体不断流出。

休息之后，陆雪琪缓缓地起身，媚眼迷离地望着那衰老的脸庞，随后又看了看那已经变成蚯蚓的肉棒，不禁意兴阑珊。

「只有一次吗？」陆雪琪黯然低语道。随后便起身，从柜台后走了出来，随手一会，老者已然穿好衣服，再次趴在柜台上。

陆雪琪来到大厅中央，环顾四周，发现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，便继续赤裸着身子，转身向澡堂走去。

【完】

26188字节